

A BOUNDLESS
CHALLENGE

无边的挑战
中国先锋文学的后现代性

陈晓明 著

A SERIES OF BOOKS
OF SOUTHERN
CRITICISM

南方批评书系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A BOUNDLESS
CHALLENGE

无边的挑战

中国先锋文学的后现代性

陈晓明 著

A SERIES OF BOOKS
OF SOUTHERN
CRITICISM

南方批评书系

张燕玲主编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无边的挑战：中国先锋文学的后现代性 / 陈晓明著.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1

(南方批评书系 / 张燕玲主编)

ISBN 7-5633-4274-5

I. 无… II. 陈… III. 小说—文学研究—中国—
当代 IV. I20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81175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育才路 15 号 邮政编码:541004)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cn>

出版人: 萧启明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广西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广西桂林市临桂县金山路 168 号 邮政编码:541100)

开本: 889 mm × 1 194 mm 1/32

印张: 14.5 字数: 380 千字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 001 ~ 5 000 册 定价: 24.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 录

自序	(1)
原版自序	(5)

题 辞

导 言 历史转型与后现代主义的兴起

一、多元的时代:西方后现代主义的兴起及其理论规约	(13)
二、趋同与变异:中国产生后现代主义的前提条件	(22)
三、勉强的记忆:“文革后”的历史叙事或先锋派的文化规定性	(33)

上篇 叙事革命:话语与风格

第一章 冒险的迁徙:先锋小说的叙事转换

一、终极性失落:消解深度模式	(46)
二、文学的萎缩:创作向写作退化	(50)
三、裸露的事实:叙述向故事转化	(53)
四、广阔的瞬间:故事向感觉敞开	(55)
五、暂时的平面:感觉向语言还原	(59)

第二章 临界叙述:先锋小说的语言经验

一、临界感觉的发生与语言的内在机制	(66)
-------------------------	------

二、临界感觉与叙述的双向循环	(71)
三、临界感觉与叙述情境	(76)
四、临界状态与世界的无边存在	(82)

第三章 多形的话语:先锋小说的叙事变奏

一、开放的时间:叙述与故事的二元协奏	(87)
二、开放的感觉:现实与幻觉的双向转换	(94)
三、开放的文本:互为文本的多重变奏	(100)

第四章 空缺与重复:先锋小说的叙事策略

一、不在之在:故事中的空缺	(106)
二、在空缺的边界:作为补充的描写情境	(110)
三、重复:存在的迷失	(114)
四、空缺的哲学与文化阐释	(120)

第五章 过剩与匮乏:先锋小说的抒情风格

一、抒情风格的二种规定:历史意识与 话语意识	(127)
二、语言的过剩:抒情性句式	(133)
三、错位的情境:无望的抒情或反讽意味	(139)
四、匮乏与补充:语言的乌托邦	(145)

中篇 精神变异:寓言与逃逸

第六章 破裂与见证:新情感的变迁或危机

- 一、新情感的蔓延:一个伸展的主题 (155)
- 二、浮出海面:生活破裂的见证 (160)
- 三、“非升华”:“幸福承诺”的破灭 (169)

第七章 超越与认同:后现代主义意识

- 一、冷漠的叙述:苦难意识的残酷化 (176)
- 二、错位的游戏:孤独感的娱乐化 (183)
- 三、反抗与认同:荒诞感的诗性化 (189)
- 四、虚假的深度:神秘感的轻化 (196)

第八章 暴力与游戏:无主体的话语

- 一、语言的暴力:叙事的能指化 (204)
- 二、多重文本:追寻话语之流 (209)
- 三、主体的失落:后现代的话语特征 (215)

第九章 穿过时间的迷津:在历史之外叙述

- 一、历史之外的迷津:叙述时间的绝对性
..... (233)
- 二、对家园的逃亡:没有终结的生存论
游戏 (239)
- 三、假想的皈依:回到现实之中的精神
祈祷 (248)

第十章 幻想与逃亡:永无归期的自我流放

- 一、新时期的想象关系:自我的确认与
放大 (256)

二、镜像的解体:自我的角色化或符号化	(260)
三、胜过“父法”:逃亡与超越	(267)
四、后个人主义时代:自虐与自恋的怪圈	(274)

下篇 文化象征:断裂与更新

第十一章 历史的颓败:后悲剧时代的寓言

一、颓败的故事:历史性、家族与往事	(282)
二、颓败的历史死结:性与原罪	(287)
三、颓败的话语情境:对话与解构	(292)
四、后悲剧时代:历史颓败的寓言	(299)

第十二章 无望的救赎:从形式到历史

一、现实的尽头:写作与文化救赎	(309)
二、在历史的边缘:讲述与寓言	(317)
三、救赎与皈依:复古的共同记忆	(323)
四、无望的救赎与最低限度的承诺	(329)

第十三章 欲望化叙事:历史修辞学的变形记

一、“人”的退场:从爱情到本能	(332)
二、背景的虚化:没有内在性的历史现场	(336)
三、情爱的表象化:欲望化的叙事法则	(343)
四、越过界线:女性叙事的后道德状况	(355)
五、欲望化的象征:历史修辞学	(365)

第十四章 后当代传奇:仿真的审美能动性

- 一、从现实到虚构:现实潜文本的位移 (368)
- 二、仿真的时代:现实的复活与审美能动性 (379)
- 三、仿真的实质:现实的审美化及超越的可能性 (389)

第十五章 命运与性格:晚生代的现代性策略

- 一、先锋之后:晚生代的突围 (396)
- 二、极端力量:“命运”意识 (400)
- 三、极限状态:性格的极限 (404)
- 四、视点的阴谋:略微的荒诞感 (411)
- 五、有限的超越性:审美的现代性情结 (414)

结语 文化溃败时代的馈赠 (419)

附录 中国先锋小说主要代表作年表 (439)

自序

本书于1993年5月由时代文艺出版社第一次出版,第一版印了6000册,在不长的时间内销售一空,这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学界无疑有些意外。这当然得益于一股群体力量。这本书属于由谢冕先生和李杨先生合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丛书,丛书收入了谢冕、李杨、钱理群、张颐武、王富仁与王光东(合著)、李书磊、韩毓海、王光明、张珏等人写作的10部著作。应该说,20世纪90年代初的学术氛围不是太浓厚,这套书以它整齐的阵容,锐利的思想,有个性的风格,去呈现20世纪中国文学最生动的历史情景,最艰难的精神历程,确实令学术界兴奋不已。

本书出版迄今已经差不多十年,何以现在我还怀着热情修订再版,这在很多人看来可能都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多年来我一直敦促出版社再版本书,责编胡卓识女士也尽力争取,出版社也表示了支持,结果就是拖到现在。刺激我产生再版本书的最初念头可能非常质朴,原书第299页完全印错,把第289页当作299页再印了一次,而真正的299页则不知去向。对于偏爱解构主义理论的我来说,面对印刷术对书写的完整性采取如此断然的解构,我无法表示钦佩;相反,这个错误多年来令我耿耿于怀,坐立不安。我一想到读者读到这一页的感受时,就会汗颜不已,这是我的心病。尽管前些年来出版社“无错不成书”,但落到我头上,还是很有些悻悻然。特别是本书还拥有不少读者,这就更令我难堪。

当然,仅仅为了纠正某一印刷错误还不足以促使我费力去促成再版,确实还有更多的原因。本书出版后,颇受青年学人的欢

迎。学界同人的首肯当然是我所看重的，青年学人的评价似乎更具有广泛而真实的意义。本书出版后数年，我多次收到一些研究生和大学青年教师的来信，经常提到，拙著在大学图书馆借阅有困难，书后总是塞满了借阅卡，写满了借阅者的名字。并且一入库立即被借走。本书多年来成为中文系学生的必要参考书，特别是当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写作硕士、博士论文一般都会用到。国外青年一代的汉学家也时常用到这本书。本书也许可以说是近十年来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引用率较高的著作之一。我想，“好评如潮”这种说法经常有人为之嫌，而引用率应是一个比较过硬的指标。对于写作学术著作的人来说，写出的书有人读这就是莫大安慰。

多年来，我前后也出版了十多部书，我几乎都没有请前辈师长和同代学友作序，也从不组织书评。一是怕麻烦别人，二是对自己的东西总是处于不满足之中。我总是写完一部书就像了结了一项债务，就想逃之夭夭，有时候连回忆的勇气都没有（更不用说想到再版）。但奇怪的是，对于这本书，我始终带着一种温情，带着一种记忆。我知道这本书凝结着我最初的敏感和激动，那种无边的理论想象，那种献祭式的思想热情。我最初写作此书中的部分的章节时，不到30岁。我从存在主义、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理论森林走向文学的旷野，遭遇“先锋派”，几乎是一拍即合。对先锋派文学的阐释我不只是带着最初的激动，还有我挥之不去的理论前提。大约是1990年春天的某个阳光灿烂的下午，格非和余华到西八间房找我。我从电脑机房匆匆赶回（那时我正在完成博士论文最后定稿），在我宿舍的桌上堆了一些莫名其妙的外文版的书籍。质朴的格非翻阅着那些书籍流露出赞许的神态，聪明过人的余华马上看出了蹊跷。余华对格非说：“格非，这家伙是把我们作为他的理论的证明材料。”我确实偏爱理论，喜欢用理论来审视并且贯穿我对文学作品的阐释，天地良心，我对文学作品还是保持着感觉，始终寻找文学蕴含与理论的契合点。余华的不快一闪而过，热情和信心重又回到我们中间。那天下午，我们聊得很开心。阳光

透过窗户照在余华年轻生动的脸上,那时余华说话的语速急促而带有一些停顿,但对文学的那种体验和认识,那种激动和偏执,未来大师的形象越过经常性的休止符已经初露端倪。格非则谈起了孙甘露,谈起了北村。这就是那个时代,我们是怀着怎样的一种热情,怎样的一种诚实谈论着文学。大约在我写作本文的数月前,我又遇到久违的孙甘露,当年的英俊小生,已经显出中年的富态;不久我与格非相遇,一脸的厚道,两鬓已经染上些许白霜;我还偶尔遇到潘军,他还是那么抖擞,商业运筹与纯粹的文学写作他居然还能结合得天衣无缝;数天前我又在一个会上遇到余华,还是那么机智,聪明过人,只是那放纵的一笑,还是闪烁着当年的天真;苏童依然那么精彩生动,却也透出沉稳与宽厚,这使我备感亲切……当年的先锋派几乎已经人到中年,而虚长几岁的我,早已是秋后的蚂蚱,却想借助这晚春的气息重新获得活力,复活一段已死的历史,一个即将被遗忘的文学时代。——这真的是异想天开吗?一个时代就这么过去了,那么真切,又那么遥远。

我想留住什么?留住那种气息,一种记忆,还是一种想象?

也是在不久前,一位学有所成的青年学人对我说,他还不死心,还想做做先锋派文学。只是“该说的话好像已经都被您说完了,我们所说的余地都不大了”。这当然是我不敢承受的嘉许,事实上,还有多部相当优秀的同类著作不断问世。我知道他不是刻意恭维我,也不是说我有多高明。只是我有幸与那个时期相遇,历史还保持着那样一种姿态,而我们都还保持着理论的天真,我们有那样的希冀与祈祷,我们有和历史同在的那种心情。

这一切不会再有了,一个时代的结束就是一种心情的结束,一种风格和方式的结束。这不是说那个时代有多么了不起,而是说那是历史的拐点,转过弯之后也许是一马平川,但看不到过去的风景。现在确实空旷,一览无遗,自由而轻松。看不到过去的影子,这使我有些惶惑。我无法承认我是一个怀旧主义者,但我确实怀念那种精神,那种方式,那种心情。

也许就是为了保持那种心情,成为我再版这本书的最充足的理由。事实上,我增补了三分之一的内容(按照有关的说法,可以说是一本新书)。我想使后来的写作能与那种心情保持某种连续性,我不知道这样做是否合适。

我知道历史本来就没有连续性,特别是当代中国的文学史,它实际是由一系列的断裂构成一种历史图谱。就我本人来说,思想和观点都发生了相当的变化,我企图跳过历史的断裂,企图无视历史实际和我自身的变化,这是不可能的。比如说,就先锋派文学的“后现代性”这一点而言,显然是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这种理论表达才得以成立,才成为可能。先锋派那种以叙述方式、语言修辞和个人感受来确立的那种后现代性,这一切都是放在反叛传统经典现实主义的语言秩序和美学规范的意义上理解才有可能。就反盅心化,反整体性,反主体,反历史及深度模式,等等,这些后现代性显然是在艺术变革的期待视野中加以阐释的。实际上,后现代性的意义要远为广泛得多。在20世纪90年代,人们(包括我在内)不会以这种方式来理解后现代性,随着城市化和市场化的加剧,以及全球化形势在中国的拓展,特别是网络文化的全面扩张,中国社会越来越趋向于消费主义。后现代性文化在中国就成为消费社会的特征,它更多的具有平民主义和时尚潮流的特征。它逐渐成为人们日常经验的一部分。这些都使我多年论述的后现代性显示出精英主义的困窘。当然,本书汇集了我在不同时期的写作,它们之间的矛盾和抵牾不可避免,它们或许可以更为真实地呈现历史图谱的本来面目。这一切只有请读者去评判,并且期望读者能以历史的态度加以理解。

感谢广西师大出版社,感谢张燕玲女士,期望本书的再版不会辜负他们的心意和努力。感谢原丛书主编谢冕先生和李杨先生,感谢时代文艺出版社和当年的责任编辑胡卓识女士,没有他们过去的努力和现在的支持,这本书没有过去,更没有今天。

陈晓明

2003年4月21日于北京

原版自序

本书取名《无边的挑战》，可能使人兴味盎然，也可能令人大惑不解。80年代后期实际是一个文化溃败的时期，年轻一辈的作家（先锋派）是在面对“新时期”危机的历史前提下，而不得不上形式主义革命的冒险道路的；况且在相当一部分人看来，这是一次误入歧途。我使用“挑战”这个字眼，似乎过于乐观；人们有理由怀疑，在文学的制度化体系依然严密的时代，“挑战”是否显得有些自以为是。

我承认80年代后期在艺术形式方面的变革，确实出于无可奈何，别无选择，但是，终究有一批年轻的作家怀着这代人的艺术抱负，步入文坛。他们如此执著于强调个人化的艺术感觉、风格特征，创造了我们时代最具个人特点的艺术经验，与既定的语言秩序、文化范型和经典（权威）话语——不管有意还是无意、自觉还是无奈——构成了尖锐的冲突。某种程度上，年轻一代作家改写了小说的定义，并且改变了人们的感受方式和阅读方式。现在，人们不仅将目睹他们的部分成功，若干年之后，将看到他们创造的艺术经验被广泛吸收。就此而言，把“先锋派”酿就的艺术革命称之为“挑战”，并不为过。

在“挑战”前面冠之以“无边的”，当然不是为了获取音节（听觉）上的快感。“先锋派”的那些挑战一开始就没有明确的目标，随后也就变得没有界限，并且毫无保留地拆除了那些根深蒂固的观念禁忌。这些极端的艺术经验开拓了无边的艺术远景，也断送了到达这一远景的现实道路，它必然把那个艺术乌托邦悬搁于历史

之上(外)。正像所有的艺术革命最后都以似是而非的结果不了了之一样,“先锋派”的“挑战”最终也要消逝在无边的艺术现状之中,消逝在无边的沉默与常规化趋势之中。对于我来说,“无边的挑战”意味着无所顾忌的诗意祈祷;变本加厉的叛逆行径;没有结果的艺术游戏;没有终结的美学梦想;无主题变奏的文化挽歌;——它从 80 年代后期文化溃败年月的历史深处绵延而来,穿透当今的现实,并且还要绵延而去。许多年之后,人们会意识到这段旋律的意义远远超出 80 年代末期。

本书的写作(因为某些原因)历经数年,某种意义上它重叠了几个时期的感受。我不知道本书是否能为 80 年代与 90 年代的交合留下特殊的印记,或是为“潮涨潮落”的历史悲欢涂抹上应有的颜色。支配我写作的,始终是藏匿于内心的艺术良知。当然,对“先锋派”的态度,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会引起一些情感上的变化,这使得本书既带有最初的激动,又显出后来的冷静。我在写作伊始,与这些作家素昧平生,后来,他们大多数人成了我的亲密朋友。正如不久前我对格非说的那样,在文学史上,总是有些批评家与一批作家的命运休戚相关,不管他们是同舟共济还是反目为仇。多年以来,我相信自己兼有宽容大度和坚持原则的禀赋,这使我与他们的交往,不至于影响我的判断和评价;相反,这种友谊倒有助于我加深理解他们的写作。

要在“二十世纪”的历史框架内来理解这一辈作家确实存在困难。他们与“五四”时期文学传统的联系是如此之少,这并不令人奇怪,而他们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如此之深,也同样容易理解,这要归因于半个世纪以来人为制造的文化断裂。尽管如此,“先锋派”文学作为非常极端的文化现象,却也使“二十世纪”中国文化(或文学)的历史视野,具有了最新的和最生动的景观。我着力于刻画 80 年代后期那些富有个性特征的文化经验,这也许有助于加深人们对 20 世纪文化变迁的印象。确实,正如我再三试图阐明的那样,20 世纪初和 80 年代末,并不是两个密切相关的时代,更不是两

段针锋相对的历史,然而,它们的对比如此鲜明,却也令人触目惊心。我描述的历史图景,划归于“二十世纪”大视野的名下,我想会产生一些发人深省的意义。

当代中国文学的经验或形势的变化如此之快,以至要给出恰当的历史定位十分困难。几年前,我潜心关注“先锋派”的写作,师友们对我的做法大都持怀疑态度。我一度饱尝单枪匹马的孤寂,却从未牟取独家经营的暴利。数年之后的今天,“先锋派”蜚声文坛,各家刊物争相以头条位置刊出他们的作品,各种选本、文集远销海外,风靡国内。虽然这一切与我无关,但我依然感到欣慰,当然也有一点悲哀——我知道一个流派,一种挑战,一种新型的艺术经验,被广泛接受、普遍认同,它的历史使命也就完结了。“先锋派”并不仅仅徒有灰暗的“头角”,它还拖曳着丰满(美满)的尾巴,这毕竟是令人欣慰的。

“先锋派”或“后现代性”,都不过是一段特殊时期的特殊话语。在八十年代后期话语匮乏的年代,能有这么一种话语,至少也给寂寥的文坛平添了一点生气(生动)。因此,如果有人指责我的观点和评价多有夸大其辞或谬误纰漏,我既欣然接受,也泰然处之。

衷心感谢冕先生主编这套丛书,为我提供一次宝贵的机会,使我的“孤寂”可以与广大读者分享;感谢我的朋友李杨,为本书的出版竭诚相助;最后,感谢时代文艺出版社,在这商业主义盛行的时代,鼎力扶持学术文化事业,功德无量矣。

陈晓明

1992年8月18日于北京

题 辞

在我们生活的世界中,总有一些东西,对于它们,艺术只不过是一种救赎;在是什么和什么是真的之间,在生活的安排与人性之间,总是存在着矛盾。

——T.W. 阿多尔诺